



碉楼幽梦

Diao Lou You Meng

孙雅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碉楼丝梦

Diao Lou You Meng

孙雅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碉楼幽梦 / 孙雅勤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90 - 1723 - 1

I . ①碉… II . ①孙…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3292 号

碉楼幽梦

作 者: 孙雅勤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苏 晶

责任编辑: 褚雅越

责任校对: 宋晓燕

封面设计: 肖华珍

责任印刷: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68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chuyy@clapnet.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493 千字 印 张: 32.2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1723 - 1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碉楼幽梦

第一章 终见碉楼	003
第二章 路遇劫匪	018
第三章 一公三碉	031
第四章 家庭舞会	044
第五章 歹毒妖女	065
第六章 碉楼新主	078
第七章 多事之秋	091
第八章 陌生家园	111
第九章 承诺的代价	129
第十章 物归原主	145
第十一章 碉楼群邻	161
第十二章 落叶归根	174
第十三章 新建的码头	189
第十四章 太阳谷的葬礼	208
第十五章 无理取闹	228
第十六章 险进霹雳洞	244
第十七章 误入太阳谷	262
第十八章 身份印记	275
第十九章 公开的秘密	289

第二十章 真假花豹子	300
第二十一章 婚姻殿堂	320
第二十二章 慈善嫁妆	338
第二十三章 手下败将	353
第二十四章 贪得无厌	370
第二十五章 一世宿怨	384
第二十六章 三次婚礼	402
第二十七章 婚礼和葬礼	419
第二十八章 身陷囹圄	431
第二十九章 太阳谷	441

短篇小说

楠 芬	455
晨雾中的我	489
南湖月色	491
弯弯的小河	493
丝绸之路亡灵之谜	498

碉楼幽梦

第一章 终见碉楼

一九三〇年，春。

孟瑶回到阔别二十年的家乡。家乡是个什么样子，她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了。孟瑶记得六岁时，她随叔婶去南洋时，爷爷奶奶站在风雨飘摇的海边，而当爹妈哭着跪在地上时，孟瑶的童心像被哭声撕开一样的疼痛，叔婶紧紧抱住扑向船舷的孟瑶也都痛哭流涕。之后就是苍茫的大海，那波涛汹涌的大海水，在孟瑶孩提的记忆仓库里，永不磨灭。亲人的泪水，永远凝固在童稚的记忆画面里，太像大海的水了。

那么，第二个记忆，就是她家有一座公碉，里面住着桃园三结义的关沈孟三户人家，几个玩耍的小朋友也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哥哥孟祺常去南洋看望她。她晕船，从没回过家乡。

听说孟祺哥哥建了自家碉楼，她还记得三家的公碉。沈士达说另外两家也在椰子坪分别建了独碉。听说十分漂亮，简直是童话般的境地。

力劝孟瑶回国的当然是沈士达了。沈士达有他自己的目的，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这也可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哟！他爱孟瑶。

孟瑶变卖一切家产从南洋坐船回来了，和她同行的是父辈世交之子沈士达。孟瑶觉得沈士达有丰富的阅历，学识也不浅，他大学的专业是工科，他完全抛弃自己的专业，经商做买卖，现在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了。

听别人说，沈士达爱上孟瑶时，是二十岁，孟瑶那时还是十六岁的花季少女。现在孟瑶是二十六岁，而沈士达已是三十岁了，孟瑶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沈士达谈起了自己的初恋。也就是它的暗恋整整十年呀！沈士达说起这事，他非常激动。他的脸上洋溢着无比幸福和无比欢乐的情绪，那可是他一方情愿，孟瑶是全然不知的，她还傻瓜似的听沈士达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就和听《天方夜谭》似的津津有味。

“你当时，天真无邪的样子太可爱了！”沈士达说。“真的，我被你迷住了……”沈士达说着又陷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了。孟瑶猛地一愣，她惊愕地看着沈士达，脸一下绯红起来。她急切地问沈士达：“沈二哥，你说的是我，是我吗？”

“是的，是你，你是个傻瓜，以前，你是个小傻瓜，今天，你是个大傻瓜了！”沈士达用手指刮着孟瑶的鼻子，“答应嫁给我吧！”

“不！不不。我虽然对你有好感，但是，我并不爱你，今天才听到此事，大为吃惊，像你这样优秀而且成功人士，你的佳偶一定要比我强百倍的。玩笑到此为止吧。我一直在外面生活，我不爱你是不会和你结婚的，这一点，你一定要明白的！我以后要嫁给南洋人。”

“我会让你爱上我的，你等着，大傻瓜，我一定要和你结婚，你不许爱上别人的！”

“那可不一定，看咱俩的缘分吧！”

说真的，沈士达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个子高高，相貌堂堂。谈吐自然大方，气度不同凡响。他英俊、伟岸、豁达、开朗，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人物。

他们一同入住宾馆的时候，有一个画家背着画夹在办理入住手续，他回身转头的瞬间看见了沈士达，大惊失色，他用手指着沈士达脱口而出：“花子玉！花豹子女人！你是花子玉什么人？”

沈士达看见左右没人，他一把把那人拉到外边去了。这一幕让孟瑶惊得瞠目结舌，两人到外面说了什么，孟瑶也不知道，她不便跟着去，又不便打听什么。看沈士达暴怒的样子，问题是非同小可呀！是什么事呢？花豹子女人和花子玉是谁？和沈二哥是什么关系呀？沈士达为什么大怒？后来，两人从外面回来了，那人上楼去了，沈士达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手也哆哆嗦嗦的，握不住笔，没法填写入住单。孟瑶从他手里拿过笔填写完毕，两人就各进各屋了。

孟瑶躺在床上，她身体很疲惫，可是大脑没有停止思维。他为什么对那个人那么凶？花豹子女人是谁？他为什么不结婚？难道他真的在等自己？有时在没人注意时，他会动怒，但面对外人时，他又笑嘻嘻的了，怎么回事

呢？他这个人太复杂了，对！对了，她偶尔发现他会流露出一丝诡异的表情，不过瞬间就消逝不见了。她想，他会不会是双重性格呢？然而，当他转而面对孟瑶时，她又看到了他那笑容可掬，风流倜傥的样子。孟瑶知道自己太多疑了。她心中骂道：“你是个小人，为什么要怀疑人家呢？他对自己的帮助还少吗？孟瑶呀孟瑶，你的胸怀要坦荡，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叮嘱自己要学会感恩。

夜里下雨了。天亮了，雨还挺大。他们只得猫在宾馆里出不了门。孟瑶坐在窗前观看雨景，沈士达坐在桌子前看地图，并不停在纸上画着什么，口中不停地和自己叨咕着什么。

“我说，咱们要看碉楼，要去三个地方，不，是四个地方。”沈士达看着她说，他眯起双眼。

“哪四个地方？”她转过身来问。他站起来，手拿着地图走到她身边说：“要说侨乡是新会、台山、恩平、新兴，这四个地方比较集中。”

“先去哪儿？”她十分茫然地问。“我哪都不知道哇！”

“让我想想，合理又不会浪费时间，这四个地方都要去，你有没有意见？我打算这么办了。”

“所有的碉楼，我都要看呀！我当然没意见了。”

“可以，安全可以的，我保证满足你的要求。所以，咱们四个地方分别住上一两天就会游遍所有的碉楼了。”

“这里到底有多少碉楼呀？”

“据说有一千八百多座，不知准确与否。”

“真的吗？那么多呀！能游得过来吗？”

“保证能游览无遗，你放心，咱俩要重点突出，我设计好游览路线图了。”

“听你的，太好了！”她跳起来，然后拥抱着沈士达的脖子。沈士达十分激动，连连说：“孟瑶，你太可爱了，你太单纯了，你清澈得如荔枝湾的水一样……”

“是吗，荔枝湾在哪儿？”她要确认一下。

“在咱们家乡呀！那是一条清澈透底的河。”

“多好听，很美呀！诗一样的名字，画一样的景观吗！喂！沈兄，家乡还

有什么好地名，说给我听好吗？我太想听了，真的，太想听了！”

“你真调皮呀！难道你会忘吗？我想不会吧？”

“我很笨呀，记忆又十分差，毕竟二十年没回去过，干瘪瘪的几个地名，早忘了。”她故意这么说，她想让沈士达说，他很会说，声音也很动听，孟瑶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听沈士达讲述很惬意。

“调皮鬼，你仔细听清楚了，不许再忘了。”

“说吧，我不会再忘了。”

“咱们家乡是隶属菠萝谷县管辖。”

“菠萝谷，那一定会有两座山哟？是不是？”

“让你说对了。西边是莲花山，东边是阴阳山。”他平静地说着，如数家珍似的平平淡淡的样子。

“什么阴阳山？会有这样的山？”她不知道他的哪句话触及了哪根神经，她突然惊恐地叫起来，把沈士达吓了一大跳。她同时从床上腾地坐起来，“阴阳山——是吗？难道真有阴阳山吗？”

“你怎么了，看你恐怖的样子，真吓死人了！”

“不知我是怎么了，一惊一乍的，是够吓人的了。”她又躺下来，默默地看着他，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了，让你也受惊了，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呢。”

“可能是连日路途劳累的原因吧，不说了，你睡一会儿吧，我回房间了。”

“不行，沈二哥，真的不行呀！你不能走，你还没说完呢，你再说嘛，我保证洗耳恭听，行不行，好不好哇？我会控制自己情绪的。”

“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这调皮鬼，你真是我的吉星！”

“真的吗？我是你的吉星？我又是吉星了……”

“看看，你又多心了吧？好了，我继续说了。你不许再叫了，再叫，我马上走了，不说给你听了，你要当心了……”

“我保证不再叫了，我保证在沈二哥面前不再犯错误了，你说吧。”

“菠萝谷县是夹在两座山之中，西边的叫莲花山，东边的叫阴阳山。”

孟瑶一听他说阴阳山，立刻又心悸起来，这回她没叫。

“那儿有一条河叫荔枝湾河，也就是在县城下面有个镇，叫荔枝湾镇。”

“那么，咱们的碉楼到底在哪儿呀？是在县城呀，还是在镇上呀？”

“你别着急呀！咱们的家乡既不在县城也不在镇上。”

“那是在哪儿呀？”她又腾地坐起来，“快说。”

“孟瑶，你是不是又要叫哇？再叫时，通知我一声，让我有个精神准备，别让你吓出神经病来。真的，我认为非常平常的事，你怎么会叫呀？”

“太美了！这些名字早已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了。”

“咱们四座碉楼是在一个叫椰子坪的村庄里。”

“沈士达，我的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时飞到家乡去，家乡一定太美了，光这地名就让人感到美不可言了。”她用拳头堵住了嘴，防止自己冷不丁又会大喊大叫吓到了沈士达。他站起来要走，但伸手掏出怀表看看，又看看外面的大雨。

“起来吧，到午餐时候了，大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看来，今天就困在这里了。不过，多日奔波也很累了，好好休息一下，挺好的。调皮鬼，走吧，用餐去吧。”

“好嘞！我肚子也咕咕叫了，走吧。”

在餐厅，很多人都和沈士达打招呼，他也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地回敬人家。大家尊敬、佩服、羡慕的眼神，还是看得出来的。连餐厅老板都亲自出来走到他们俩的餐桌前寒暄了。不错，他的确交际很广，人缘不错。他是成功的商人。

餐后，他们都各自回房间午睡了。

孟瑶回房间躺在床上不久就入睡了。睡梦中，恍惚看见一只花豹子扑向哥哥，然后叼着哥哥跑走了。她哭着喊着追赶着，突然，前面有山挡住了去路，哥哥不见了，她继续哭喊着向前冲去。面前有一位尼姑拦住她的去路，她双手合十，口中念叨着什么。孟瑶冲过去，尼姑转过来身，一把抓住孟瑶将她抛向一边，口中振振有词地说：“阴阳山、霹雳洞，进去就没命！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哥哥已进去了，我必须救他！”

“那是他的造化，他的孽缘，还要看他劫数，看时机了……”

“时机不到，不可轻举妄动——”尼姑忽然不见了。孟瑶突然从噩梦中醒

来，浑身冷汗涔涔下落。这梦可不是一回了……

自从听到哥哥的死讯后，梦瑶就做这个梦。对了，怨不得上午，沈士达一说阴阳山，她马上尖叫起来呢，原来，阴阳山这个名词，在她的头脑里是最敏感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人家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没思却梦了？真的。

大雨一直下个不停，他们被困在旅馆里十分烦闷，她和沈士达只有打打扑克消磨时间了。有时，孟瑶心里想，菠萝谷、荔枝湾、椰子坪，真的太有诗情画意了，尽管她想象不出有多么美好，她也会给它们描绘一幅图画。毋庸赘述了，故乡一定会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小时候，听叔婶的诉说，她早就耳濡目染了，仿佛早就感受到它的美丽了。

沈士达说：“雨大极了，哪儿也去不了，目前只有困在旅店了。”

“什么时候到家呀？这雨真讨厌！”孟瑶应声说。

“那你不去参观碉楼了吗？”沈士达认真地问。孟瑶立刻缄默了，怎么可以不参观碉楼呢？

她和沈士达都是有碉楼情结的人，他俩都被碉楼建筑迷住了，深深的，不能自拔；同时，她也被眼前这位沈士达迷住了。她常常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深情地站在远处审视着他。她在心中思忖，接不接受他的爱？孟瑶常常调侃说，真的，恋爱对于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顺利，爱我的我不爱，我爱的弃我而去。二十六岁了，我还没有嫁出去，是够愁人的了。据别人说，沈士达暗恋我十年，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我那时是情窦初开，对沈士达又十分好感，我会投进他的怀抱，接受他的爱，会嫁给他的。可是，如今，她已大了，虽然知道沈士达仍在追求她，他城府很深，她也在犹豫，举棋未定。也好，这样也好，这层关系不挑明，也省去两人尴尬。这次回国，完全是他的鼓动，因为她家碉楼的事情，她必须回来处理。他乐此不疲充当她的向导，显然是有他的目的，孟瑶被感动了。

“我的路线图已设计好了，咱们从新会出发，然后是台山，之后思平，最后是新兴，新兴离家最近了，游完所有的碉楼，咱们也到家了。”

“听你的，完全听你的。”孟瑶愉悦地说。

沈士达可真有办事能力，在新会，他跑遍大小车行，终于租到一辆价格

十分便宜的带篷轿车。他们游遍了新会地区，要结束时，这辆导游车又要带他们去台山、思平直至新兴。他的要价和他们给的价相差无几，沈士达当场答应继续雇这辆车。在东南沿海，在广湛地区，碉楼真是太多了。看，一座、两座。看，那远处三五成群散落在田间地头的碉楼，太美了。一路上，不时从眼前掠过，或坐落在山边，或在溪岸，千姿百态、风度万千，它们真是各具特色，各展雄姿，座座独领风骚，各个超群绝伦。在绿树鲜花映衬下，在田野的铺垫下，在青山绿水簇拥下，这些欧陆风格的精美建筑容纳万国建筑之大成，尽管中文形容词如此丰富，也形容不出来每座碉楼的丰姿呀！孟瑶兴奋极了，这岂不是人间仙境？

沈士达说，碉楼绵延有千里之余，风格各异，无一相同。它们都想标新立异，大有独占鳌头，独领风骚之势。沈士达正滔滔不绝说着，那个和沈士达发生不愉快的人不请自来了，他叫白画。沈士达十分反感他的到来，孟瑶看见沈士达阴沉着脸色，让人十分下不来台。白画倒不在乎沈士达的态度，他这个人十分随和，也很善于交际。没想到白画是一个专门研究碉楼的学者，而且他也以绘画碉楼为主业。在碉楼知识方面上，沈士达显然是甘拜下风了。

白画说，他的家乡四川邛崃千里碉楼之城，如果对碉楼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孟瑶赞同他的观点，沈士达嗤之以鼻，孟瑶看出沈先生心服口服。

“你事多，忙去吧，我让白画陪陪我，也省得耽误你办事。”孟瑶委婉地一说，沈士达心中不满也就不了了之了，他走出去了，孟瑶也觉得十分轻松。孟瑶和白画就像前世的好朋友，无话不谈，无所顾忌，轻松愉快，但是，他们说得多还是碉楼。孟瑶算是大开眼界了。她觉得自己遇上了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了，觉得自己真是三生有幸。而孟瑶是南洋大学的优秀生，爱好十分广泛，知识涉猎很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也略知一二。于是两人海阔天空漫谈起来，畅谈痛快至极，前所未有的。白画性格外向，他畅怀大笑说：“孟瑶此番谈话真是淋漓痛快，人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白画兴奋地说，“孟瑶你真像我的妹妹似的，前世有缘吧？你说呢？今世有幸吧。我看是这样的啰——”

孟瑶开心地笑了，这是她离开南洋后，第一次这样开心。她说：“白画，

我真有点儿感觉，好像和你前世见过面似的，怎么这么熟悉呀？怎么这么知心呀？和你这么坦率开诚布公地谈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是吗？看来，咱俩还是有缘分呀？”

“哎呀呀，什么缘分呀？我就不相信！世上的骗子都会这么说，尤其对女人，小心呀！孟瑶，这里的骗子多着呢，谁了解，两人相见，萍水相逢，你不小心，就会上当了！孟瑶，你涉世太浅了——”沈士达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他醋意很浓，敌意更浓地说。孟瑶十分不高兴，好不容易开心一会儿，经他这么阴阳怪气地一说，心中好恼啊，在白画面前又不好发作，而且也不应发作，沈士达毕竟有恩于她，她强压下心中怒火。白画知趣，借口离开了。还好，白画请他们吃晚饭，沈士达才缄口不语了。

晚上，白画请沈先生和孟小姐进餐，才算化解了沈士达心中的不快。尽管这样，两人的目光对视时，应是敌意，相互审视怀疑的目光让人看了极不舒服。反正两人都比较豁达，孟瑶相信两人不至于大打出手，而且白画也是个知进知退的人物，他会审时度势应付眼前的尴尬局面。孟瑶心想，这是怎么了，两人萍水相逢，怎么这样？对了！这两个人的心结就是花豹子花子玉，肯定是了。花子玉是沈士达的什么亲人？孟瑶在探究和分析着，花子玉是什么人？是沈士达的什么人呢？

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沈士达竟破天荒邀请白画和他们一起出游了。白画喜出望外，他孩子似的跳起来，看来，他有些孤独了，想结个伴消除寂寞。孟瑶更是满心欢喜。早饭后，他们上路了，一路上两人谈笑不停，这多少让沈士达妒忌。

三月的广东，春光明媚，山花灿烂，那是花的海洋。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红得像火；满坡的绿茶油亮得欲滴；金黄的油菜花光闪闪金灿灿，大片大片铺展开又向远处延伸，好耀眼呀！山清水秀，蓝天白云，真是秀绝人寰仙境一般。进入开平境内，看见碉楼了。孟瑶情绪激动起来，她问沈士达：“喂，沈二哥，这是哪国的建筑呀？这么奇特，风格各不相同？”

“看吧，从这开始，你参观碉楼的梦想就实现了！高兴吧？沈士达保证让孟小姐满意。”

“高兴，太高兴了！太美了！”孟瑶欢快极了。

“这是华侨文化的典型体现，这是中西建筑的结晶，看呀！这是万国建筑艺术精华的结合，是华侨文化典范之杰作，集万国建筑之大成，被誉为活的近代建筑博览园，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行哇，你说得真是对极了！这是万国建筑艺术走廊。”

“孟瑶，你不知道，这些碉楼有的图纸是在国外设计好了，拿回来建筑的。有的人家水泥都是从国外海运过来的哟！”沈士达又说。

“啊？真的吗？怪不得呢，一座座碉楼宛如金城河池的城堡呀！太有魅力了，我太喜欢这种碉楼了。”孟瑶展开双臂，愉悦无比地呼叫着。

“别太激动了，还有更好更精美的，我会带你一一看个够。”沈士达拍拍孟瑶的肩头。孟瑶更是兴奋不已，她跳跃着欢呼：“沈二少爷，此话当真吗？不骗人？”

“怎么会呀？你看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啊！终见碉楼了！这就是我多年想见的碉楼，今天，终于见到了——”孟瑶大声呐喊着，兴奋地奔跑着，尽管这样她还是平静不下来。在落日的余晖下，在沈士达审视的目光下，她有些收敛了，不过情绪还是相当激动。她捂着自己发热的面颊，看着沈士达，沈士达怕她不好意思，轻描淡写地笑了笑，有嘲讽之意。

“别太激动了！以后，让你激动的地方多的是呢，留着点儿情绪，等以后发泄吧，什么事都得悠着点儿哟！”

“是的，沈二哥，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太单纯了，让你见笑了，真不好意思哟！”

“没有什么，为啥要那么客气呀。”

晚上，孟瑶在日记中写道：

“我圆了我多年的碉楼梦，我真的不枉此行了。真的，每座碉楼都是一幅绝美的画面，每座碉楼都让人流连忘返，每座碉楼都有精美的外部装饰，每座碉楼都有丰富的内涵，每座碉楼都饱含着华工的辛酸和血泪……每座碉楼都……”白画来了，孟瑶合上日记。

白画是一个研究碉楼文化的学者，这个朋友让孟瑶兴奋不已。他看到她对碉楼文化的渴望，就乐此不疲地给她当了碉楼文化的向导。他们三人同行又放慢旅行的步履。“不过，我高兴，而且，这是我渴求的、百年不遇千载难

逢的机遇呀，我不会放弃这个朋友！”沈士达显然是不高兴呀，理由一是，拖延了日期；二嘛，他以为这人搅了他们二人世界了。“沈士达想得倒美呀！你以为我会和你卿卿我我呢，你想错了，我不会的，我心里还没准备好接纳你呢！”

沈士达大概看出来了，他走出她的房间，有些失礼，没和客人说再见。

“没关系，我不会在意的，沈先生人不错。你别刻意要求他了。那样，我会很尴尬的。”

“他是不是很不礼貌呀？他这样很让我面子过不去呀！”孟瑶很生气，也很激动。

“好了！我知道那位先生叫沈士达，你叫孟瑶……”他在转移话题。

“是，说说吧，你的名字。”

“说了，你一定会笑话的，你要觉得好笑就笑吧！”

“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笑什么？”

“其实，我的主业是画家，我的名字叫白画，妹妹叫白书，而她写书呀！画了不能白画，写了不能白书，白纸上的字画怎么会没有呢？妈妈是这样的意思。”

“去姓取名，书画岂不很好吗？你妈妈给你俩起的名字很好。”孟瑶说完，沈士达又进来了。

“妈妈是豪门之女，琴棋书画无所不会。扯远，至此打住，还是说碉楼吧。”

“碉楼的历史是哪一年呀？”孟瑶急切地问。

“丹巴的古碉楼历史嘛，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称为‘邛笼’，邛笼的营建冉马龙部落。这种碉楼在四川西部和整个藏东地区盛行起来。”

“在悠悠历史长河里，灿烂的文化，壮美的山河，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漫长的生存过程中充满灾难，坎坷危机和厄运，但是，勇敢的不屈不挠的中国劳动人民绝不会屈服。面对着地势低洼，洪水成灾，华侨回乡为防盗匪，又加之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同时开平爆发了大规模土客械斗，旷日持久，人人自危。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去开金矿和